皇天譴告之威慰人心懇切之望保壽命無疆之體而區
區虜酋必不待戟而自服矣臣等又聞古之人
天子有爭臣七人所以能長保其天下今臣切濫耳目之
寄備員諫諍之官徒畏忤
聖情緘然自保萬一日後漸致
上於過差之地俾將來有不虞之事不得比隆堯舜
臣等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傳之天下後世謂
之何哉此區區為國
國之微誠如此伏乞
小廟審思俯從愚言誠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不勝拳拳之至具題次日
奉
聖旨你每說均是當行的事朕自處置君臣上下宜同
加脩省以回
天意欽此
非言路建言沽名等項聽通政司六科奏駁究
治例
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周　等
題為陳言脩省庫收制清吏司案呈該大理寺左寺
丞楊澄奏臣惟天將福人之國必先俾其君以大聖大
德俾登大位紹大業恢弘大一統之治又必於天休
滋至之中疊降灾異使之困心衡慮動其備者之
誠堅其志意所以愛之而福之者無乎不用其極故
忘水警予桑林禱旱天豈無心於堯湯乎雷風交變
雲漢為灾天豈無意於成王宣王乎仰惟皇上嗣
祖宗之大寶遵

祖宗之成憲總攬朝乾綱躬親庶務憲
天聰明庶政為之一新法天刑賞
天威以之丕振凡在臣民靡日歡所愛戴引領以望太平
宜冀以和召和而開我
國家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未何邇來兩京幷各處
奏報災異數多是蓋
天心以昔之春湯成宣者眷我
陛下於今日也
陛下正宜側身修德以應天臣庶尤當共咸同憂以輔治
不謂世已安而澤圖治之道福已隆而忽致災之由
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
召自古又今未有天變作而不関於人事亦有未人
事循而不足以弭天変天人相應誠如影響胡可視
為泛常不修者哉臣切以為
今日所當重者其事有四百務簡靜以守至正自古
人君之家六合必以簡靜為此簡則不繁靜則不擾
故皇帝垂衣常而天下治舜光為而治
陛下嗣央歷服未期言路大開中外軍民翕然
奏獻章疏不下萬有餘本然其辭理鑿實切中時弊資
補治道者固有馳騖浮詞辭沽名釣譽希求進用者
不少甚者喜好生事追言欲更
成憲而立新法幸蒙
陛下天涵地育兼收並乎
裁處允當人心稱快且
祖宗之天下譬之居室然美輪美奐弊則修之完者守之

若必更張則掄題揀棟未免槿摵桂乃之為不安
誠非
宗廟福也願
陛下守至簡以御繁處至靜以制動於凡
朝政得失軍民利弊言諸人直言無隱其糾劾大臣之
壅蔽百僚庶尹之姦貪乃科道官之責任敢有越職
假以建言羅織人過陰復私讐起用姦讒釀成黨禍
及巧言希求進用違式等項悉聽通政司六科參駁
究問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這本所言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送看得所
奏稱簡靜以守至謹考三代以前未設言事之官上
而公卿大夫皆得以納忠下而百工庶民猶執藝事
以諫三代以後諼省是官則糾劾諫諍之任各有攸
司其他出位言者不越無職之罪欽惟
皇上嗣守鴻圖大開言路非特言官得以糾劾諫諍凡為
為臣者民亦皆得以奏獻章疏誠足以追配三代之
盛但諫言者其心不能皆公無私是以治名求進報怨
市恩及紛更變法等項亦多有之若此之類誠為煩
擾使非簡以御之靜以制之而守其至正之道則恐
言說說並進邪正混清是非易位進言之路未必不
由此而塞且亂生於議治生於忠治亂之機尤為可
慮今大理寺寺丞楊澄奏有前詞蓋亦有見於此
合無准其所言今後糾劾諫諍等事惟科道官公其
言之其餘興利除害等事諸人直言簡易毋飾繁
文其間若有假以建言為由沽名求進用報怨市恩
與夫紛更舊法等項聽通政司六科恭駁究治如此

則議說不得橫行言端不至阻塞由是天变消人心
悅而政治之效著矣弘治元年八月初二日大年
少保本部尚書周　等題奉
聖旨是欽此

奏革幼軍在逃等件重覆不便事件
弘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何等題
為兵科條害安養軍民等事該山西道監察御史
吳裕奏臣聞君聖則臣直君好諫則臣有功臣得罪
言路以言為職過
欽蒙差往陝西延綏等處公幹往來山西河南地方自鬻
子耳聞利新當興弊所當革安養軍民八等謹具條陳
用慶歷
睿覽伏望早
賜施行等因開坐具本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所奏事件俱係
別衙門掌行合抄𣱵緣咨前去便自覆奏施行內一件